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姜尚伐商 第七十八回 子牙兵取臨潼關

通天教主率領眾仙至陣前，老子曰：「今日與你決定雌雄，萬仙遭難。正應你反覆不定之罪。」通天教主怒曰：「你四人看我今番怎生作用！」遂催開奎牛，執劍砍來。

老子笑曰：「料你今日作用也只如此！只你難免此厄也！」催開青牛，舉起扁拐，急架忙迎。

元始天尊對左右門人曰：「今日你等俱滿此戒，須當齊入陣中，以會截教萬仙，不得錯過。」

眾門人聽此言，不覺歡笑，吶一聲喊，齊殺入萬仙陣中。

文殊廣法天尊騎獅子，普賢真人騎白象，慈航道人騎金毛吼；三位大士各現出化身，沖將進去。靈寶大法師仗劍而來，太乙真人持寶鏃進陣，懼留孫、黃龍真人、雲中子、燃燈道人齊往萬仙陣來。後面又有姜子牙同哪吒等眾門人亦大呼曰：「吾等今日破萬仙陣，以見真偽也！」

話未了時，只見陸壓道人從空飛來，撞入萬仙陣內，也來助戰。看這場大戰，正是萬劫總歸此地，神仙殺運方完。

老子坐青牛，往來跳躍；通天教主縱奎牛，猛勇來攻。三大士催開了青獅、象、吼；金靈聖母使寶劍飛騰。靈寶大法師面如火熱；無當聖母怒氣沖空。太乙真人動了心中三昧；崑崙仙亦顯神通。道德真君來完殺戒；雲中子寶劍如虹。懼留孫把細仙繩祭起；金箍仙用飛劍來攻。

姜子牙奉天征討，眾門人各要立功。楊戩刀猶如閃電；李靖戟一似飛龍；金吒躍開腳步；木吒寶劍齊衝；韋護祭起降魔寶杵；哪吒登開風火輪，各自稱雄；雷震子二翅半空施勇；楊任手持五火扇煽風。又來了四仙家，祭起那「誅」、「戮」、「陷」、「絕」四口寶劍，這般兵器難當其鋒，咫尺間斬了二十八宿，頃刻時九曜俱空。

通天教主精神減半；金靈聖母口內喁喁；崑崙仙已無主意；無當聖母戰兢兢。一時間又來了西方教主，把乾坤袋舉在空中，有緣的須當早進，無緣的任你縱橫。霎時間雲愁霧慘，一會家地暗難窮。從今驚破通天膽，一事無成有愧容。

老子與元始沖入萬仙陣內，將通天教主裹住。金靈聖母被三大士圍在當中，只見三大士面分藍、紅、白，或現三首六臂，或現八首六臂，或現三首八臂，渾身上下俱有金燈、白蓮、寶珠、瓔珞、華光護持，金靈聖母用玉如意招架三大士多時，不覺把頂上金冠落在塵埃，將頭髮散了，這聖母披髮大戰，正戰之間，遇著燃燈道人祭起定海珠打來，正中頂門。

燃燈將定海珠把金靈聖母打死。廣成子祭起誅仙劍，赤精子祭起戮仙劍，道行天尊祭起陷仙劍，玉鼎真人祭起絕仙劍，數道黑氣沖空，將萬仙陣罩住，凡封神臺上有名者，就如砍瓜切菜一般，但遭殺戮。

子牙祭打神鞭，任意施為。萬仙陣中又被楊任用五火扇煽起烈火，千丈黑煙迷空，可憐萬仙遭難，其實難堪。哪吒現三首八臂，往來沖突。玉虛一干門下，如獅子搖頭，狻猊舞勢，只殺得山崩地塌。

通天教主見萬仙受此屠戮，心中大怒，急呼曰：「長耳定光仙快取六魂幡來！」

定光仙因見接引道人白蓮裏體，舍利現光，又見十二代弟子玄都門人俱有瓔珞、金燈、光華罩體，知道他們出身清正，截教畢竟差訛，他將六魂幡收起，輕輕的走出萬仙陣，逕往蘆篷下隱匿。

通天教主大呼：「定光仙快取幡來！」連叫數聲，連定光仙也不見了。教主已知他去了，大怒，欲待無心戀戰，又見萬仙受此等狼狽；欲待上前，又有四位教主阻住；欲要退後，又恐教下門人笑話；只得勉強相持，又被老子打了一拐。

通天教主著了急，祭起紫電鎚來打老子；老子笑曰：「此物怎能近我！」只見頂上現出玲瓏寶塔，此鎚焉能下來。通天教主正出神，不妨元始天尊又一如意，打中通天教主肩窩，幾乎落下奎牛。

通天教主大怒，奮勇爭戰。只見二十八宿星官已殺得看看殆盡，止丘引見勢不好了，借土遁就走，被陸壓看見，惟恐追不及，急縱至空中，將葫蘆揭開，放出一道白光，上有一物飛出，陸壓打一躬，命：「寶貝轉身。」可憐丘引頭已落地。陸壓收了寶貝，復至陣中助戰。

接引道人在萬仙陣內將乾坤袋打開，盡收那三千紅氣之客，一一有緣往極樂之鄉者，俱收入此袋內。準提同孔雀明王在陣中現出三十四頭，十八隻手，執定瓔珞、傘蓋、花貫、魚腸、金弓、銀戟、白鉞、旛幢、加持神杵、寶鏃、銀瓶等物來戰通天教主。

通天教主看見準提，頓起三昧真火，大罵曰：「好潑道！焉敢欺吾太甚，又來攬吾此陣也！」縱奎牛沖來，仗劍直取。準提將七寶妙樹架開。

通天教主用劍砍來，準提將七寶妙樹一刷，把通天教主手中劍打得粉碎。通天教主把奎牛一拎，跳出陣去了；準提道人收了法身，老子與元始也不趕他。

群仙共破了萬仙陣，鳴動金鐘，擊響玉磬，俱回蘆篷上來。

老子與元始看見定光仙，問曰：「你是截教門人定光仙，為何躲在此處也？」

定光仙拜伏在地曰：「師伯在上：弟子有罪，敢稟明師伯。吾師煉有六魂幡，欲害二位師伯並西方教主、武王、子牙，使弟子執定聽用。弟子因見師伯道正理明，吾師未免偏聽逆理，造此業障，弟子不忍使用，故收匿藏身於此處。今師伯下問，弟子不得不以實告。」

元始曰：「奇哉！你身居截教，心向正宗，自是有根器之人。」隨命跟上蘆篷。

四位教主坐下，共論今日邪正方分。老子問定光仙曰：「你可取六魂幡來。」

定光仙將幡呈上。西方教主曰：「此幡可摘去周武、姜尚名諱，將幡展開，以見我等根行如何。」

準提隨將六魂幡摘去「武王」、「姜尚」名諱，命定光仙展布。定光仙依命，將幡連展數展。只見四位教主頂上各現奇珍：元始現慶雲，老子現塔，西方二位教主現舍利子，保護其身。

定光仙見了，棄幡倒身下拜，言曰：「似此吾師妄動嗔念，陷無萬生靈也！」

西方教主曰：「吾有一偈，你且聽著：極樂之鄉客，西方妙術神。蓮花為父母，九品立吾身。池邊分八德，常臨七寶園。波羅花開後，遍地長金珍。談講三乘法，舍利腹中存。有緣生此地，久後幸沙門。」

西方教主曰：「定光仙與吾教有緣。」

元始曰：「他今日至此，也是棄邪歸正念頭，理當皈依道兄。」定光仙遂拜了接引、準提二位教主。

子牙在籬下與哪吒等曰：「今日萬仙陣中許多道者遭殃，無辜受戮，其實痛心。」門人之內，個個歡喜。

通天教主被四位教主破了萬仙陣，內中有成神者，有歸西方教主者，有逃去者，有無辜受戮者。彼時無當聖母見陣勢難支，先自去了；申公豹也走了；崑崙仙已歸西方教主，後成為崑崙佛，此是千年後纔見佛光。

當日通天教主領著二三百名散仙，走在一座山下，少憩片時，自思：「定光仙可恨將六魂幡竊去，使吾大功不能成！今番失利，再有何顏掌碧遊宮大教。左右是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如今回宮，再立地水火風，換個世界罷！」左右眾仙俱各贊襄。

通天教主見左右四個切己門徒俱喪，切齒深恨：「不若往紫雲宮見吾老師，先稟過了他，然後再行此事。」

正與眾散仙商議，忽見正南上祥雲萬道，瑞氣千條，異香襲襲，見一道者，手執竹杖而來。作偈曰：「高臥九重雲，蒲團了道真。天地玄黃外，吾當掌教尊。盤古生太極，兩儀四象循。一道傳三友，二教闡截分。玄門都領秀，一氣化鴻鈞。」

鴻鈞道人來至，通天教主知是師尊來了，慌忙上前迎接，倒身下拜曰：「弟子願老師聖壽無疆！不知老師駕臨，未曾遠接，望

乞恕罪。」

鴻鈞道人曰：「你為何設此一陣，塗炭無限生靈，這是何說！」

通天教主曰：「啟老師：二位師兄欺滅吾教，縱門人毀罵弟子，又殺戮弟子門下，全不念同堂手足，一味欺凌，分明是欺老師一般。望老師慈悲！」

鴻鈞道人曰：「你這等欺心！分明是你自己作業，致生殺伐，該這些生靈遭此劫運；你不自責，尚去責人，情殊可恨！當日三教共僉封神榜，你何得盡忘之也！名利乃凡夫俗子之所爭，嗔怒乃兒女子之所事，豈是混元大羅金仙可為？雖是劫數使然，你約束不嚴，罪在己身！」隨分付左右散仙：「你等各歸洞府，自養天真，以俟超脫。」眾仙叩首而散。

鴻鈞道人命通天教主先至蘆篷通報。通天教主不敢有違師命，只得先至蘆篷下來，心中自思：「如何好見他們？」不得已，靦面而行。

哪吒同韋護等俱在蘆篷下，議論萬仙陣中那些光景，忽見通天教主先行，後面跟著一個老道人扶筇而行，只見祥雲繚繞，瑞氣盤旋，冉冉而來，將至篷下。

只見通天教主將近篷下，大呼曰：「哪吒可報與老子、元始，快來接老爺聖駕！」

老子在篷上與西方教主正講眾弟子劫數之厄，今已圓滿，猛抬頭見祥光瑞靄，騰躍而來，老子已知老師來至，忙起身謁元始曰：「師尊來至！」急率眾弟子下篷。

只見哪吒來報：「通天教主跟一老道人而來，呼老爺接駕，不知何故。」

老子曰：「吾已知之。此是我等老師，想是來此與我等解釋愆尤。」遂相率下篷迎接，在道傍俯伏曰：「不知老師大駕下臨，弟子有失遠接，望乞恕罪。」

鴻鈞道人曰：「只因十二代弟子運逢殺劫，致你兩教參商。吾特來與你等解釋愆尤，各安宗教，毋得自相背逆。」

老子與元始聲諾曰：「願聞師命。」遂至篷上，與西方教主相見。

鴻鈞道人稱讚：「西方極樂世界真是福地。」

西方教主應曰：「不敢！」教主請鴻鈞道人拜見。

鴻鈞曰：「吾與道友無有拘束。這三個是吾門下，當得如此。」接引道人與準提道人打稽首坐下。後面就是老子、元始過來拜見畢，又是十二代弟子併眾門人俱來拜見畢，俱分兩邊侍立。

通天教主也在一傍站立。鴻鈞道人曰：「你三個過來。」

老子、元始、通天三個走近前面。道人問曰：「當時只因周家國運將興，湯數當盡，神仙逢此殺運，故命你三個共立封神榜，以觀眾仙根行淺深，或仙，或神，各成其品。不意通天弟子輕信門徒，致生事端，雖是劫數難逃，終是你不守清淨，自背盟言！」

接引與準提齊曰：「老師之言不差。」

鴻鈞曰：「今日我與你等講明，大徒弟，你先掌管千年天下，多講道德；二徒弟，第二個千年，該你主持神通；通天弟子尚需返山修煉，待第三個千禧，再出掌人間。今眾弟子厄滿，姜尚大功垂成，再毋多言。從此各修宗教。」鴻鈞分付：「三人過來跪下。」

三位教主齊至面前，雙膝跪下。道人袖內取出一個葫蘆，倒出三粒丹來，每一位賜他一粒：「你們吞入腹中，吾自有分寸。」三位教主俱皆依師命，各吞一粒。

鴻鈞道人曰：「此丹非是卻病長生之物，你聽我道來：此丹煉就有玄功，因你三人各自攻。若是先將念頭改，腹中丹發即時斃！」

三位教主叩首：「拜謝老師慈悲！」

鴻鈞道人起身，作辭西方教主，命通天教主：「你隨我去。」通天教主不敢違命。只見接引道人與準提俱起身，同老子、元始率眾門人同送至篷下。鴻鈞別過西方二位教主，老子與眾門人等又拜伏道傍，俟鴻鈞發駕。

鴻鈞分付：「你等去罷。」眾人起立拱候。只見鴻鈞與通天教主駕祥雲冉冉而去。

西方教主也作辭回西方去了。老子、元始與子牙曰：「今日來，我等與十二代弟子俱回洞府，候你封過神，從新再修身命，方是真仙。」

子牙與元始眾仙下得蘆篷，姜子牙伏於道傍，拜求掌教師尊曰：「弟子姜尚蒙師尊指示，得進於此地，不知後會諸侯一事如何？」

老子曰：「我有一詩，你謹記有驗。險處又逢險處過，前程不必問如何。諸侯八百看看會，只待封神奏凱歌。」

老子道罷，與元始各回玉京去了。廣成子與十二代仙人，俱來作別曰：「子牙，吾等與你此一別，再不能會面也！」子牙心下甚是不忍分離，在篷下戀戀不捨。

群仙作別而去，惟有陸壓握子牙之手曰：「我等此去，會面已難，前途雖有凶險之處，俱有解釋之人，只還有幾件難處之事，非此寶不可，我將此葫蘆之寶送你，以為後用。」子牙感謝不已。陸壓隨將飛刀付與，也自作別而去。

元始駕回玉虛，申公豹只因破了萬仙陣，希圖逃竄他山。豈知他惡貫滿盈，白鶴童子看見申公豹在前面，似飛雲掣電一般奔走。

白鶴童子忙啟元始天尊曰：「前面是申公豹逃竄。」

元始曰：「他曾發一誓，命黃巾力士將我的三寶玉如意把他拏在麒麟崖伺候。」童子接了如意，遞與力士。力士趕上前大呼曰：「申公豹不要走！奉天尊法旨拏你去麒麟崖聽候！」祭起如意，平空把申公豹拏了往麒麟崖來。

元始天尊駕至崖前，落下九龍沉香輦，只見黃巾力士將申公豹拏來，放在天尊面前。

元始曰：「你曾發下誓盟，去塞北海眼，今日你也無辭。」申公豹低首無話。

元始命黃巾力士：「將我的蒲團捲起他來，拏去塞了北海眼！」力士領命，將申公豹塞在北海眼裏。

子牙領眾門徒回潼關來見武王，武王曰：「相父今日回來，兵士俱齊，可速進兵，早會諸侯，孤之幸也。」子牙傳令，起兵往臨潼關來。只八十里，早已來至關下，安下行營。

差官不分曉夜，進了朝歌，將本齎進午門，至文書房投遞。那日是大大夫惡來看本。差官將本呈上。

惡來接過手，正看那本，只見微子啟來至，微子大驚：「姜尚兵至臨潼關下，敵兵已臨咫尺之地，天子尚高臥不知。奈何！奈何！」

隨抱本往內庭見駕。紂王正在鹿臺與三妖飲膳，當駕官啟駕：「有微子啟侯旨。」

紂王曰：「宣來。」微子至臺上見禮畢，王曰：「皇兄有何奏章？」

微子奏曰：「姜尚造反，自立姬發，興兵作叛，糾合諸侯，妄生禍亂，侵占疆土，五關已得四關，大兵見屯臨潼關下，損兵殺將，大肆狂暴，真疊卵之危，其禍不小。守關主將具疏告急，乞陛下以社稷為重，日親政事，速賜施行，不勝幸甚！」微子將表呈上。

紂王接表，看罷，大驚曰：「不意姜尚作難肆橫，竟克朕之四關也。今不早治，是養癰自患也。」

子牙整頓人馬，離了灑池縣，前往黃河而來。時近隆冬天氣，眾將官重重鐵鎧，疊疊征衣，寒氣甚勝。子牙人馬來至黃河，左右報知中軍。子牙分付：「借辦民舟。」每隻俱有工食銀五錢，并不白用民船一隻，萬民樂業，無不懽呼感德，真所謂「時雨之

師」。

子牙傳令，另備龍舟一雙，裝載武王。子牙與武王駕坐中艙，左右鼓棹，向中流進發。只聽得黃河內潑浪滔天，風聲大作，把武王龍舟泊在浪裏顛播。

武王曰：「相父，此舟為何這樣掀播？」

子牙曰：「黃河水急，平昔浪發，也是不小的；況今日有風，又是龍舟，故此顛播。」

武王曰：「推開艙門，俟孤看一看，何如？」子牙同武王推艙一看，黃河白浪滔天，一望無際，嚇得面如土色。那龍舟只在浪裏，或上、或下。忽然有一旋窩，水勢分開，一聲響亮，有一尾白魚跳在船艙裏來，就把武王嚇了一跳。那魚在舟中，左逆右跳，跳有四五尺高。

武王問子牙曰：「此魚入舟，主何吉凶？」

子牙曰：「恭喜大王！賀喜大王！魚入王舟者，主紂王該滅，周室當興，正應大王繼湯而有天下也。」傳令：「命庖人將此魚烹來，與大王享之。」

武王曰：「不可。」仍命擲之河中。

子牙曰：「既入王舟，豈可捨此，正謂天賜不取，反受其咎，理宜食之，不可輕棄。」左右領子牙令，速命庖人烹來。不一時獻上，子牙命賜諸將。少頃，風恬浪靜，龍舟已渡黃河。

只見四百諸侯知周兵已至，打點前來迎接武王。子牙知武王乃仁德之主，豈肯欺君；恐眾諸侯尊稱武王，以致中餒，則大事去矣。須是預先分付過，然後相見，庶幾不露出主角；俟破紂之後，再作區處。

子牙乃對武王曰：「今舟雖抵岸，大王還在舟中，俟老臣先上岸，陳設器械，嚴整軍威，以示武於諸侯，立定營柵，然後來請大王。」

武王曰：「聽憑相父設施。」

子牙先上了岸，率大隊人馬至孟津，立下營寨。眾諸侯齊至中軍，來見子牙。子牙迎接上帳，相敘禮畢，子牙曰：「列位君侯見武王不必深言其伐君弔民之故，只以觀政於商為辭，俟破紂之後，再作商議。」

眾諸侯大喜，俱依子牙之言。子牙令軍政官與哪吒、楊戩前去迎請武王。後面又有西方二百諸侯隨後過黃河，同武王車駕而進。真個是天下諸侯會合，自是不同。

武王同西方二百諸侯來至孟津大營，探馬報入中軍帳，子牙率領南、北二方四百諸侯，又有數百小諸侯，齊來迎接。武王逕進中軍。先有：

南伯侯鄂順

東南揚侯鍾志明

北伯侯崇應鸞

西南豫州侯姚楚亮

左伯宗智明

東北兗州侯彭祖壽

遠伯常信仁

夷門伯武高逵

邠州伯丁建吉

右伯姚庶良

近伯曹宗

眾諸侯進營，止有東伯侯姜文煥未曾進遊魂關，乃序武王上帳。

武王不肯，彼此固遜多時，武王同眾諸侯交相下拜。

天下諸侯俯伏曰：「今大王大駕特臨此地，使眾諸侯得睹天顏，仰觀威德，早救民於水火之中，天下幸甚！萬民幸甚！」

武王深自謙讓曰：「予小子發，嗣位先生，孤德寡聞，惟恐有負前烈；謬蒙天下諸侯傳檄相邀，特拜相父東會列位賢侯，觀政於商。若曰予小子冒昧興師，則予豈敢，惟望列位賢侯教之！」

內有豫州侯姚楚亮對曰：「紂王無道，殺妻誅子，焚炙忠良，殺戮大臣，沉湎酒色，弗敬上天，郊廟下祀，播棄黎老，昵比罪人。皇天震怒，絕命於商。予等奉大王恭行天之罰，伐罪弔民，拯萬姓於水火，正應天順人之舉，泄人神之憤，天下無不感悅。若予等與大王坐視不理，厥罪惟均，望大王裁之。」

武王曰：「紂王雖不行正道，俱臣下蔽惑之耳。今只觀政於商，擒其嬖倖，令人君加改其敝政，則天下自平矣。」

彭祖壽曰：「天命靡常，惟有德者居之。昔堯有天下，因其子不肖，而禪位於舜。舜有天下，亦因其子之不肖，而禪位於禹。禹之子賢，能承繼父業，於是相傳至桀而德衰。暴虐夏政，故湯得行天之罰，放桀於南巢，伐夏而有天下。賢聖之君六七作，至於紂，罪惡貫盈，皇天震怒，降災於商，爰命大王以伐殷湯，大王幸毋固辭，以灰諸侯之心。」

武王謙讓未遑。子牙曰：「列位賢侯，今日亦非商議正事之時，俟至商郊，再有說話。」

眾諸侯僉曰：「丞相之言是也。」

武王命營中治酒，大宴諸侯。

紂王亦命當駕官於鹿臺上治九龍席，三妖同紂王共飲。

此時正值仲冬天氣，嚴威凜冽，寒氣侵人。正飲之間，不覺彤雲四起，亂舞梨花。當駕官啟奏曰：「上天落雪了。」

紂王與妲己共飲，見大雪紛紛，忙傳旨，命：「捲起氈簾，待朕同御妻、美人看雪。」

侍駕官捲起簾幔，打掃積雪。紂王同妲己、胡喜妹、王貴人在臺上，看朝歌城內外似銀裝世界，粉砌乾坤。

王曰：「御妻，你自幼習學歌聲曲韻，何不把按雪景的曲兒唱一套，俟朕漫飲三杯。」

妲己領旨，款啟朱唇，輕舒鶯舌，在鹿臺上唱一個曲兒。

妲己唱罷，餘韻悠揚，嫵嫵不絕。紂王大喜，連飲三大杯。一時雪俱止了，彤雲漸散，日色復開。紂王同妲己憑欄，看朝歌積雪。

西門外，有一小河。此河不是活水河，因紂王造鹿臺，挑取泥土，致成小河。適纔雪水注積，因此行人不便，必跣足過河。只見有一老人跣足渡水，不甚懼冷，而行步且快。又有一少年人，亦跣足渡水，懼冷行緩，有驚怯之狀。

紂王在高處觀之，盡得其態，問於妲己曰：「怪哉！怪哉！有這等異事？你看那老者渡水，反不怕冷，行步且快；這年少的反又怕冷，行走甚歎，這不是反其事了？」

妲己曰：「陛下不知，老者不甚怕冷，乃是少年父母，精血正旺之時交媾成孕，所秉甚厚，故精血充滿，骨髓皆盈，雖至末年，遇寒氣猶不甚畏怯也。至若少年怕冷，乃是末年父母，氣血已衰，偶爾媾精成孕，所秉甚薄，精血既虧，髓皆不滿，雖是少年，形同老邁，故遇寒冷而先畏怯也。」

紂王笑曰：「此惑朕之言也！人秉父精母血而生，自然少壯，老衰，豈有反其事之理？」

妲己又曰：「陛下何不差官去擎來，便知端的。」

紂王傳旨：「命當駕官至西門，將渡水老者、少者俱拿來。」當駕官領旨，忙出朝趕至西門，不分老少，即時一併拿到。

老少民人曰：「你拿我們怎麼？」

侍臣曰：「天子要你去見。」

老少民人曰：「吾等奉公守法，不欠錢糧，為何來拿我們？」

侍臣曰：「只怕當今天子有好處到你們，也不可不知。」

侍駕官將二民拏至臺下回旨：「啟陛下：將老少二民拏至臺下。」

紂王命：「將斧砍開二民脛骨，取來看驗。」

左右把老者、少者腿俱砍斷，拿上臺看，果然老者髓滿，少者髓淺。紂王大喜，命左右：「把尸拖出！」可憐無辜百姓，受此慘刑！

紂王見妲己加此神異，撫其背而言曰：「御妻真是神人，何靈異若此！」

妲己曰：「妾雖係女流，少得陰符之術，其勘驗陰陽，無不奇中。適纔斷脛驗髓，此猶其易者也。至如婦人懷孕，一見便知他腹內有幾月，是男、是女，面在腹內，或朝東、南、西、北，無不週知。」

紂王曰：「方纔老少人民斷脛斷髓，如此神異，朕得聞命矣；至如孕婦，再無有不妙之理。」命當駕官傳旨：「民間搜取孕婦見朕。」奉御官往朝歌城來。

奉御官在朝歌滿城尋訪，有三名孕婦，一齊拿往午門來。

只見他夫妻難捨，搶地呼天，哀聲痛慘，大呼曰：「我等百姓又不犯天子之法，不拖欠錢糧，為何拿我等有孕之婦？」子不捨母，母不捨子，悲悲泣泣，前遮後擁，扯進午門來。

只見箕子在文書房共微子、微子啟、微子衍、上大夫孫榮，聽得九龍橋鬧鬧嚷嚷，呼天叫地，哀聲不絕。

眾人大驚，齊出文書房來，問其情由。見奉御官拉著兩三個婦女而來。

箕子問曰：「這是何故？」

民婦泣曰：「吾等俱是女流，又不犯天子之法，為何拿我女人做甚麼？老爺是天子之臣，當得為國為民，救我等蟻命！」言罷哭聲不絕。

箕子忙問奉御官。奉御官答曰：「皇上夜來聽娘娘言語，將老少二民敲骨驗髓，分別淺深，知其老少生育，皇上大喜。娘娘又奏，尚有剖腹驗胎，知道陰陽。皇上聽信斯言，特命臣等取此孕婦看驗。」

箕子聽罷，大罵：「昏君！方今兵臨城下，將至濠邊，社稷不久丘墟，還聽妖婦之言，造此無端罪業！左右且住！待吾面君諫止。」箕子怒氣不息，後隨著微子等俱往鹿臺來見駕。

紂王在鹿臺專等孕婦來看驗，只見當駕官啟曰：「有箕子等候旨。」王曰：「宣。」

箕子至臺上，俯伏大哭曰：「不意成湯相傳數十世之天下，一旦喪於今日，而尚不知警戒修省，造此無辜惡業，你將何面目見先王之靈也！」

紂王怒曰：「朕偶因觀雪，見朝涉者，有老少之分，行步之異，幸皇后分別甚明，朕得以決其疑，於理何害。今朕欲剖孕婦以驗陰陽。有甚大事，你敢當面侮君，而妄言先王也！」

箕子泣諫曰：「臣聞人秉天下之靈氣以生，分別五官，為天地宣猷贊化，作民父母；未聞荼毒生靈，稱為民父母者也。且人死不能復生，誰不愛此血軀，而輕棄以死耶。今陛下不敬上天，不修德政，天怒民怨，人日思亂。臣恐周武人馬一到，不用攻城，朝歌之民自然獻之矣！」

紂王大怒曰：「老匹夫！焉敢觀面侮君，以亡國視朕，不敬孰大於此！」命武士：「拿去打死！」

箕子大叫曰：「臣死不足惜，只可惜你昏君敗國，遺譏萬世，縱孝子慈孫不能改也！」

只見左右武士扶箕子方欲下臺，只見臺下有人大呼：「不可！」微子、微子啟、微子衍三人上臺，見紂王俯伏，嗚咽不能成語，泣而奏曰：「箕子忠良，有功社稷。今日之諫，雖則過激，皆是為國之言。陛下幸察之！陛下昔日剖比干之心，今又誅忠諫之口，社稷危在旦夕，而陛下不知悟，臣恐萬姓怨憤，禍不旋踵也。」

紂王見微子等齊來諫諍，不得已，乃曰：「聽皇伯、皇兄之諫，將箕子廢為庶民！」

妲己在後殿出而奏曰：「陛下不可！箕子當面辱君，已無人臣禮；今若放之在外，必生怨望。倘與周武構謀，致生禍亂，那時表裏受敵，為患不小。」

紂王曰：「將何處治？」

妲己曰：「依臣妾愚見，且將箕子剃髮囚禁，為奴宮禁，以示國法，使民人不敢妄為，臣下亦不敢瀆奏矣。」

紂王聞奏大喜，將箕子竟囚之為奴。

微子見如此光景，料成湯終無挽救之日，隨即下臺，與微子啟、微子衍大哭曰：「我成湯繼統六百年來，今日一旦被嗣君所失，是天亡我商也，奈之何哉！」

微子與微子啟兄弟二人商議曰：「我與你兄弟可將太廟中二十八代神主負往他州外郡，隱姓埋名，以存商代禋祀，不令同日絕滅可也。」

微子啟含淚應曰：「敢不如命！」於是三人打點收拾，投他州自隱。

後孔聖稱他三人曰：「微子去之；箕子為之奴；比干諫而死。」謂「殷有三仁」是也。」

微子三人收拾行囊，投他州去了。

紂王將三婦人拿上鹿臺，妲己指一婦人：「腹中是男，面朝左脅。」一婦人：「也是男，面朝右脅。」命左右用刀剖開，毫厘不爽。又指一婦人：「腹中是女，面朝後背。」用刀剖開，果然不差。

紂王大悅：「御妻妙術如神，雖龜筮莫敵！」自此肆無忌憚，橫行不道，慘惡異常，萬民切齒。

次日，有探事軍報上臺來：「有微子等三位殿下，封了府門，不知往何處去了。」

紂王曰：「微子年邁，就在此，也是沒用之人；微子啟弟兄兩人，就留在朝歌，也做不得朕之事業；他去了，又省朕許多煩絮。」遂日日荒淫宴樂，全不以國事為重。在朝文武不過具數而已，併無可否。